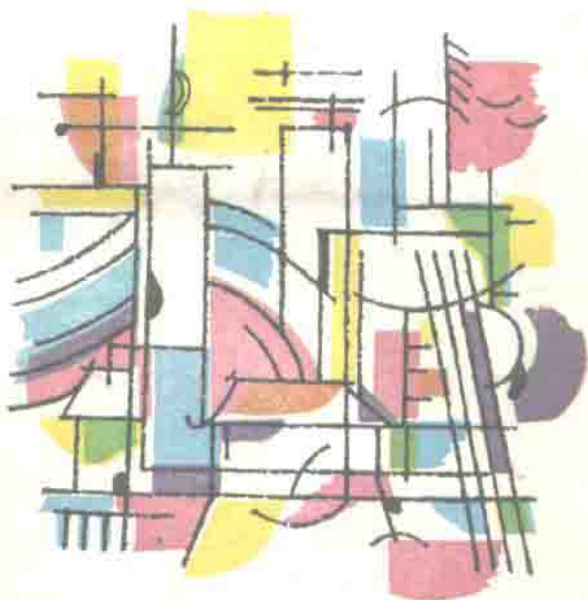


# 都会咏叹调

文心社



都会咏叹调

**都会咏叹调**

**刘心武著**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教育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20千  
1986年3月北京第1版 198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册

---

统一书号：10248·065

**定价：1.10元**

# 序

## ——“问题文学”的再度青春

王 蒙

问题与生活同来，社会问题与社会同在。人受到各种问题特别是社会问题的激动与困扰与人生同在。以人为中心的文学作品自然无法不关注人所在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狄更斯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们的不朽名篇中都包含着痛苦与尖锐的社会问题与其他问题的提出与展示。杜甫与曹雪芹自不必说了。神思纵横如屈原，飘然俊逸如李白，在他们的高度“自我表现”的作品中仍然充溢着对社会的不平之气。

社会主义社会自然也有自己的社会问题。中国

由于她的特殊历史条件，一百多年来，几乎可以说是一直处于急剧而又深刻的社会变动之中。社会问题的存在与发展、解决连绵不断。每个人的命运与社会不可分割，作家的命运与社会不可分割，文学的命运与社会不可分割。我们的文学有较强的社会意识，是理所当然的。一九七七——一九七九年，刘心武等的“问题小说”曾经轰动文坛。后来，问题文学似乎受到了冷落。如今，它似乎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问题在于能不能准确深刻地抓住新的、尚未被普遍认识的社会问题。

当然不是说篇篇作品都必须堆满了社会问题，那也会使读者不堪其负荷。抽象一点的作品，遐想多一点的作品，曲里拐弯的作品，情致幽然的作品……都是需要的。写大海，写天空，写森林，写山谷……都是需要。我们需要的是更开阔的心胸和想象。更开阔而不是更狭窄。

但总不能有意地整体地回避现实生活与社会问题。当文学从人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面前背过脸去的时候，人民就会从我们的文学作品面前背过脸去。我们也许可以叹息人们的艺术欣赏力尚未十分高妙，却无法强扭人民的脖颈。

也不该一味粉饰或者火上浇油。前者可以多少抚慰读者的心灵却不能满足读者的焦渴。文章写得太轻巧美妙，与现实问题形成的反差说不定会激怒生活得并不轻松的读者。后者可以赢得喝采，横扫

千年的大骂似乎也有气势，然而并不公正深刻，其效果更是不堪评议。

所以我赞美刘心武的几篇反映北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与社会问题的小说作品。《立体交叉桥》反映住房问题真实痛切，人物活现。《五·一九长镜头》反映青年问题警辟深沉，思虑远长。特别是新作《公共汽车咏叹调》，既尖锐又宽容，既勇敢泼辣又洋溢着一种新的历史时期的祥和之气。其对改革时期新出现的心理不平衡的问题的剖析，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领域。

这是一些为人民说话的作品。是充满了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公民激情的作品。是直言不讳的作品。又是力求公正、顾全大局、充满着对安定团结搞“四化”的新局面的珍惜维护之情的作品。它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却决无迎合的、华众取宠的吓唬。这样一个调子是可贵的。这样的作品是雪中送炭之作。

当然还有不足。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哪儿哪儿的描写还粗。还浅。三篇互有重复——既反映了作者的见解的统一性也说明了他进一步拓展思路的必要。

更需要花费力气的却是再多“生产”一点这样解渴的作品。人民群众对《咏叹调》的反映之强烈是近年少见的，我们能够无动于衷么？

## 目 录

|               |       |
|---------------|-------|
| 序 .....       | 王 蒙 1 |
| ——“问题文学”的再度青春 |       |
| 5.19长镜头.....  | 1     |
| 公共汽车咏叹调.....  | 32    |
| 立体交叉桥.....    | 77    |
| 后 记 .....     | 215   |

1977/10

## 5.19 长镜头

1985年5月19日子夜来临之前，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安东尼·巴克顾不得掏出手帕揩去脸上的汗水，便扑到电传打字机前，抢先发出了关于当晚中国——香港足球赛结束后发出“骚乱事件”的消息。在这则电讯中他突出了本身所经历的惊险场面：一群因中国队意外失利而怒不可遏的球迷围住了他的小轿车，“一位球迷对我大声吼道：‘谁好？中国，还是香港？答错了！我宰了你！’”……他还报导，“这批闹事分子主要是年轻人，他们开始砸汽车，大声嚷：‘外国人！外国人！’”

象“5·19”这样一种突发事件，抢先发出的第一条消息往往具有无形的权威性。

第二天，5月20日，香港报纸纷纷在头版报导



这一事件，若干报纸突出了安东尼·巴克带头强调的所谓中国人的“排外意识”。《东方时报》在报导中这样描绘当晚的场面：“数以千计的球迷麇集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街道，高呼反外国口号，阻截外国人汽车和袭击在车上的外国人。”同日，台湾国民党中央社从香港发出电讯，幸灾乐祸地引用“香港某些球迷”的话说：“他们……对中共输球后昨晚北平发生的排外暴乱事件，表示震惊……他们发现中共在心理上无法承受败给香港队，而导致引发排外暴乱……因此他们对香港前途的忧虑，也更加深。”

其实，足球狂热所引起的脱轨行为，近几年在北京多次出现，如1981年10月18日中国——科威特一役，中国足球队三比〇获胜后，便有球迷截哄外国人小轿车；同年11月12日中国足球队胜沙特阿拉伯后，一些球迷拥向天安门广场，爬到受阻的公共汽车车顶，在上面狂呼乱舞，并从公共汽车的车顶上往小卧车的车顶上跳，使这两辆车的车顶被踩瘪；1983年7月1日中国足球队负于西德曼海姆队后，一些球迷朝客方队员乱仍东西，并在场外阻止外国人乘坐的车辆开动。但是1985年的“5·19”事件，不仅香港和海外在第二天大表震惊，我国自己也极度重视。5月20日新华社电讯在历数了一帮“害群之马”在场内掷物哄闹、到场外任意毁坏公共设施 and 财物的错误行为后，用这样的语气说：“更为恶劣的是，少数人在工人体育场附近故意拦截外国人的汽车，

恣意辱骂……”并报导，有关部门领导人指出，“北京工人体育场发生的这一事情，是建国以来在北京体育比赛中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有损国格的事件，这种愚昧、野蛮的行为与首都的地位极不相称。北京市政法部门将依法严惩肇事者。”

不知道安东尼·巴克在睡醒一觉后，是否感到得意。我们应当相信他那力求客观、公允的报导动机，但至少有一处，巴克先生的报导失真：他说球迷从看台上朝场内掷了西红柿，但事后经中国有关部门细心统计，从容纳八万人的看台掷进场内的物品，共计软包装汽水瓶 2995 个，汽水瓶 156 个，面包 143 个，半截砖头 13 块，苹果 15 个。当天西红柿在北京的牌价每市斤超过一元钱，而且并不好买。

从球迷们入场开始，公安部门便开始拘留有问题的人，比赛中已拘留了三十多人，后来在场外的大骚乱中又拘留了九十多人，5月20日新华社正式宣布：“公安部门当场拘留了一百二十七名肇事者。”

5月19日那一天，滑志明本来并不一定要去看足球赛。

头天，下午，他本是非常快乐的。他在上午就完成了当天的定额，下午他在车间里晃了一阵，便跟组长打招呼，要提前“走人”。组长开头给了他几句难听的，可知道他这人一脖子油，一股邪气上来，兴许就跟人吵嘴动武，后来便默许了他的早

退。他一溜烟地骑车出了厂，直奔澡堂子。工厂有淋浴室，可他怕提前去淋浴让“多管闲事的”指认他的早退。在澡堂子里他痛痛快快地洗浴了一番，把事先带好的一套衣服，从帆布包里取出来换上。出了澡堂子，他骑车直奔王府井大街斜对过的正义路。正义路是北京城区绿化得最早的一条林荫道。路当心的一溜绿化区，乔木、灌木、草坪和甬路组成了宜人的风景。

滑志明到那里等他的女朋友。他们约的是下午六点钟见面。他去得太早，才五点五分。

滑志明今年二十六岁，活了这么大，他没一个人散过步。他当然会走路，可不懂得一个人散步。在这林荫道上，既然女朋友一时还来不了，他可以推车散步，也可以锁上车离车散步，可他不会。他把自行车胡乱地一支，找了个座凳一屁股坐下，立刻掏出香烟，一根根地抽了起来。

正义路林荫道上，在头年国庆节前安放了三座雕塑，一座名为“扫街”的清洁女工仿铜雕塑，在这1985年5月初已被不知什么人推倒，碎为三截；另一座名为“调筝”的弹琴女子雕塑，中指已被敲掉，还被人用红圆珠笔在额上点了红点，在脖子上画了项链；再一座名为“学习”的读书姑娘的雕塑，嘴唇被涂成了红色。滑志明就坐在那已被丑化的读书姑娘附近，可是他一点也不懂得仔细去观察周围的景物，所以那姑娘无论是洁白无疵还是被玷污都引不

起他的反应。他只想着他的女朋友小瑛子。

他跟小瑛子是三个月前在电影院里认识的。他们交上朋友以后，他一直在小瑛子面前装出一副“老手”的派头，仿佛他早就用这种法子交过许多朋友，其实他心里清楚，就凭他那个条件，无论是“自由乱爱”还是依靠“红娘”，找对象本都是难上加难的。就在“5·19事件”前一周，5月13日的《北京科技报》上的“征婚”栏中，便可以看到如下有代表性的“启事”：“她，26岁，未婚，身高1.61米，大学毕业。本市某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品貌端正，健康善良，欲求30岁以下、本市工作、大专以上学历、开朗、正派、1.7米以上未婚男青年为伴侣……”别的就甭说了，才1.61米的姑娘，便非1.7米以上的小伙子不嫁，难怪象滑志明这号1.65米的小伙子，常常让人戏称为“半残废”了！他这个半残废”头一回大着胆子交朋友，便交上了个越瞅越可爱的小瑛子，小瑛子也1.61米，并且也“品貌端正，健康善良”，可她不仅不挑他的个头，也不挑他的学历……

说来别人不信，滑志明就那么坐着抽烟，呆了半了多钟头。他头脑里当然有思维，但也实在称不上什么胡思乱想。小瑛子提前十分钟到了。他们不懂得搞一些小把戏，如故意迟到啦，用一些闪烁的言词勾起对方的嫉妒心啦，等等。他们实实在在地交朋友。当然，这天他们心里都浮起一个更深层的意识，就是他们已经在认认真真地搞对象了。

小瑛子这天打扮得比以往细心，可滑志明没觉察出来。小瑛子却注意到滑志明穿上了一套以往没露过的浅咖啡色的“撒哈拉式”西服，西服里头是浅蓝色的衬衫，系着一条金红色的条纹领带。小瑛子乐呵呵地腻到了滑志明膀子上，滑志明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牛奶味儿。小瑛子是乳品公司的涮瓶子工，无论她头发上、脸上、身上用了多少种不同香味的化妆品，她身上总突出着一股淡淡的奶香。滑志明爱闻这股味儿，可他没跟她表述过。他不大会表述超出思维表层的内心活动。这自然说明他是个憨人，可他内心里所蕴含的，不也有优美的朦胧诗吗？

他们一块儿推车走出了正义路，在前门东大街南侧的松竹餐厅里吃了饭。滑志明要照例地点满一桌子菜，被小瑛子制止了。滑志明也便没有那样作。小瑛子的这一态度，暗示出她已开始把“他的钱包”看作是“我们的钱包”。滑志明只粗粗拉拉地意识到她更“够哥儿们”。临到他们要一块儿骑车去滑志明家时，滑志明才告诉小瑛子：“今晚上让你乐个够，我请你看录相！”

滑志明的父亲这天下班回家，一进屋就瞧见了一样刺眼的东西，他扬着嗓门问正在厨房里做饭的爱人：“电视机边上那是啥玩意儿？哪儿来的？”

滑志明的母亲忙从厨房里出来，手里还举着油瓶子，因为知道老伴动不动爱犯急，忙掀动着嘴唇快速地解释说：“中午志明弄家来的。是跟他中学同

学小猛子借的。小猛子他爸不是到日本工作好几年了吗？带了这玩意儿回来。是放录相的机子。我也跟志明说来着，甭借这个来家，鼓弄坏了赔不起，可他……”

滑志明父亲无名火起，粗暴地打断她说：“不象话！越来越不成样子！你就惯吧！惯吧！……”

厨房里的油锅眼看要出事，滑志明母亲只好暂且冲进去处理。父亲落座到购置不久的意大利式人造革沙发上，抖着手点燃一根香烟。如今满街都在卖法国式的、比利时式的、意大利式的人造革沙发，连奶品店里都摆着一大溜，所以滑志明父亲对这已经见惯的东西，用之心安。但放录机毕竟还很不流行，他恨恨地盯着那扁方的闪闪发光的机体，就仿佛是牧羊人面对着闯入牧场的怪兽。

人的思维活动，有若干个层次。最表面的一层，是感官和知觉对外界事物的肤浅判断与朦胧的好恶；往下，是以具体功利为核心的一些算计；再稍往下，是以往个人经验以及作为群体成员的“集体无意识”的交织与化合；滑志明的思维就常常只具有以上几个层次，总体仍是浅薄的，所以可归于“浅思维”一类。滑志明的父亲自然不止于此，他至少还有如下层次：由个人和个人所处的小社会出发，而达到对大社会的分析评判；由具体的评判而上升为趋于纯理性的思考；由一般分散性、随机性的思考，而跃升为一种哲理水平的思考……这各个层次的思维，

往往不是由一层递变为另一层，而是转化为复杂的情感，交融在一起立体推进的。当滑志明父亲坐在那沙发上，眼睛盯着那录放机时，他的思维便立体推进着：录放机外观与性能的双重陌生感，以往听到过的私放黄色录像带的案例，“小猛子他爸”那种知识分子技术干部的入党、提升、出国、获实利，自家作为党政干部的宦囊羞涩与街头“二道贩子”们的得意忘形，“搞活”与“开放”所带来的他所判定的混乱与污染，自己作为党员对目前党中央方针路线的拥护义务与内心疑惑之间的痛苦感，必须严格按党中央目前的方针政策说话行动的高尚的自我党性约束所带来的神圣感，又伴随着连爱人、子女的思想也不能加以划一的痛苦感……这一切搅和在一起，起着化学反应，使他生理上血压升高，心理上失去平衡，感情上一触即发，因此，当儿子大大咧咧地回到家来，并且出乎父母意料地带来个如同录放机一般陌生的女朋友——这事态一呈现于他的眼前，他便冲着儿子劈头盖脸地发作起来。

父子冲突的情景读者当可想象，这里从略。母亲自然是这一冲突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小瑛子看在“伯母”的面上，没有立刻离去。可小瑛子确实很伤心。她不理解滑志明为什么事先竟没通知父母一声，她今天是头一回走进这个家门。父亲对儿子的一番训斥，她几乎一句也记不住，但总体印象却使她受到一次强刺激——原来滑志明在家里这么没有

派份儿。当母亲把儿子和儿子的女朋友劝进儿子的那间小屋以后，忙掩上屋门，殚精竭力来对付老伴：劝他吃饭，扶他到卧室休息，给他沏茶，为他温洗脚水，顺着他叨唠一阵儿子，最后再相机进言：“敢情志明交上朋友了，瞅着还不错嘛……志明这么个学历，这么个工作，这么个个头，这么个脾气，能交上就不错……干吗让人家一进门就赶上一顿熊呢？……”滑志明和小瑛子对坐在那间小屋里，滑志明光是闷头吸烟，小瑛子光是胡乱地翻一本盗印得很粗糙的《冰川天女传》。滑志明竟不懂得表达他的心曲，也不懂得向小瑛子贡献必要的解释。后来小瑛子就走了。当淡淡的牛奶味完全消失以后，滑志明才想起来他也没跟小瑛子约定下回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滑家的单元里安静了好一阵。母亲本是每晚必看电视的，这晚却回避了。九点多钟，滑志明蓬着头发趑出了他的屋，来到过厅。他家的电视机搁在过厅里。滑志明决定放录相看看，解解心中的郁闷。他还没有一个人摆弄过放录机。他不记得他是怎么按键的了，反正无论他怎么放小猛子借他的那盘香港武打片录像带，电视机屏幕上总是一些空白。“他妈的！骗人！”他骂着小猛子，结束了放像的尝试。后来他就去睡觉。他并没有失眠。

第二天，即5月19日这个将使他终生难忘的日子，一大早他便去小猛子家，还回录放机和录像带。



他自然率先谴责了小猛子的不义，但小猛子比他更气急败坏——对方判定是他因为不会用机子，按错了键，将原来有像的录像带洗成了白带子！而那录像带又是小猛子向别人转借来的。滑志明愣了。他不记得自己当时都按了那些键，他不立足为自己辩护。他觉得自己太不走运，太亏，但他没冲小猛子发作，他问：“赔，得多少钱？”小猛子告诉他得一百五十块。他二话没说，离开小猛子家，回家从自己屋里取出一百八十块钱，又赶到小猛子家，痛痛快快地递给了小猛子一百五十块。兜里揣着三十块，他没再回家，他骑着车满城乱转悠。

我们从旁分析，可以认准他是要把窝在心里的浊气，找个渠道发泄。可滑志明自己没有这样一种自觉意识。他只是不想回家，他知道小瑛子家在哪儿，但他既然从未迈进过那个门槛（本来小瑛子跟他说好，下星期六晚上带他去的），他也没有硬闯的想法。他只决定熬过这个星期天，第二天往小瑛子单位里打电话。他不想一个人去公园，前面说过，他不会欣赏自然风光。中国美术馆正同时举办着几种美术展览，他也打那门口路过了，但他甚至都没有注意门口那些广告上宣布着什么展览正在举行。他有点想跳舞（只是有点，因为他个子矮，他知道腿长身材好的人跳舞才显得帅），但哪里有跳舞的场所呢？下饭馆，叫一桌子菜，喝两升啤酒，剩下一多半菜，然后扬长而去，曾是他的一种享乐方式，但自